

 另类视野

陈义华/著

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

——
庶民学派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Insurgency of Postcolonial Intellectuals

An Examination
of Subaltern Studies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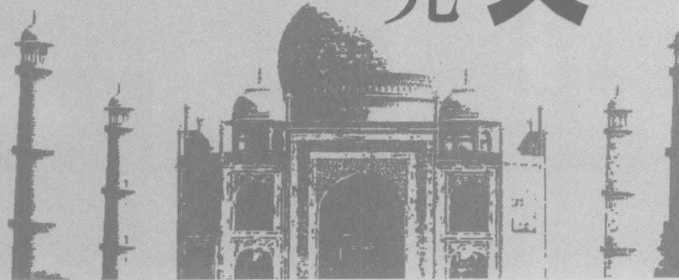


另类视野

陈义华/著

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

——
庶民学派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陈义华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0211-935-2

I. 后… II. 陈… III. 人文科学-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4736 号

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向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绪 论 庶民与庶民学派	1
第一节 概述	1
第二节 庶民学派的研究现状	11
第三节 关于本书架构的几点说明	20
第一章 庶民学派生发的历史语境与知识谱系	23
第一节 印度后殖民国家话语的失败与庶民学派	24
第二节 印度的历史学谱系与庶民学派	37
第三节 庶民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53
第四节 庶民学派与后殖民批评	77
小 结	88
第二章 庶民学派的思想流变	91
第一节 庶民学派论庶民政治与庶民意识	91
第二节 庶民学派论庶民主体性与反抗	108
第三节 庶民学派的后现代转向	125
小 结	146
第三章 斯皮瓦克与庶民学派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庶民化	148
第一节 斯皮瓦克与庶民学派	149

第二节 斯皮瓦克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解读	171
第三节 斯皮瓦克对解构主义的伦理学解读	182
第四节 斯皮瓦克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191
第五节 斯皮瓦克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庶民化	201
小 结	219
 第四章 庶民学派的后民族转向	221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	222
第二节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话语	234
第三节 民族主义与社区	249
小 结	265
 结语 庶民学派的文化抵抗及其意义	267
第一节 庶民学派的后殖民文化抵抗	267
第二节 庶民学派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缺席	270
 附录：庶民学派核心成员及其主要作品简介	274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90

绪论 庶民与庶民学派

庶民学派 (Subaltern Studies School)^①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在印度酝酿, 到 1982 年正式形成,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20 多年了。庶民学派起源于南亚史研究, 现在在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来说, “庶民研究”的影响尤其明显。首先它将后殖民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 90 年代后殖民批评日益式微的时候, 它提出了“内部殖民”的概念。这样后殖民批评就从关注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转向思考后殖民民族国家如何复制了殖民主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庶民学派中的代表人物查特吉对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教派主义及其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丰富了后殖民批评; 庶民学派批评英美女性主义与法国女性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 将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发展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 关注第一世界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内部民族、宗教等宏大话语对于女性的压迫。庶民学派是第一个对西方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三世界的思想流派, 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世界既有的学术版图。

第一节 概述

在当今欧美学术界, “庶民” (Subaltern) 一词频繁出现在有关边缘群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文与专著中。在中国学术界, 由于王宁、罗钢等知名教

^① 该学派核心成员及其主要作品介绍见附录。

授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广泛介绍与研究，特别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斯皮瓦克的《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的翻译，“Subaltern”这个批评术语开始为国内学术界所熟知。许多学者错误地认为“Subaltern”这个术语是斯皮瓦克自己的创造，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庶民”这个词语有着很长的历史。在中世纪后期的英语当中，它指的是农奴与农民。在18世纪，这个词指的是军队里面农民出身的低阶层军官。在19世纪后期，由于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将研究的眼光投向底层，其中包括书写底层人民的历史，“庶民”这个词语得到广泛使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在法西斯监狱写下的《狱中札记》用这个词语来表示意大利南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缺乏阶级意识的农民。在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①里面，庶民与人民等概念是可以互换的。葛兰西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个词语在当时比较生僻，可以避免出现无产阶级等敏感字眼，成功地躲过监狱方面的检查。“庶民”这个术语在庶民学派的早期学术研究当中主要是指农民，而研究印度工人斗争史的印度裔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南亚史教授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1942—）博士的加入把该术语的所指扩大到工人；另外一位印度裔学者、美国教授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则把这个术语扩大到涵盖女性，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而第一次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为世界学术界后殖民批评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1947—）博士则将该术语用来指前殖民国家。

“庶民”（Subaltern）这个词语的所指不如“农民”、“工人阶级”、“妇女”等范畴明确，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受到了庶民学派成员的青睐。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首先，印度并不是处于所谓完全资本主义阶段，其中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存，对社会做出阶级划分无法描述南亚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其次，他们认为新民族国家的精英主导阶层对于边缘群体的压迫机制是一样的，都是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本土的复制，因此区分处于压迫地位的各个群体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最后，庶民学派的许多成员如斯皮瓦克等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认为“庶民”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所指的流动性也有助于避免本质化倾向。^①

庶民学派的核心术语“庶民”这个词语的流动不居自有其道理：在一个权力体系中处于特权地位的群体，可能在另外一个权力体系却处于从属地位，比如妇女以及第三世界的精英等。而在印度的政治体系构成当中，这个批评术语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印度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两套截然分野的政治等级结构，一套是西方带入的现代西方模式的政治结构。而另外一套是前现代的印度本土的政治结构。^② 比如没落的高种姓或者是封建王公现在的身份成为了农民，在传统的政治领域当中可能是特权群体，受到村民和原臣民的爱戴，但是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可能是弱势群体。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试图把这种复杂的政治统一到单一的轴线上（比如放在单一的阶级轴线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都是对于印度社会历史现实的简化。^③

由于庶民学派早期的成员主要是历史研究领域并且对全球学术界的诸多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简明英语词典》在解释“Subaltern”这个词语的时候，第一次将历史研究作为解释这个词的语境。

1979—1980年期间，当时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任教的南亚史教授古哈（Ranajit Guha，1923—）和当时留学英国的一群年轻历史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有关印度殖民历史的讨论，后来也通过信件交换彼此对于历史书写的看法。1982年讨论的结果以专辑的形式在印度德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命名为《庶民研究：关于南亚历史与社会的书写》。这一事件标志着庶民学派的正式诞生，后来学术界习惯上以这个专辑的书名来称呼这个学派。当年参加这个学派的年轻历史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如今都活跃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知名大学的讲坛上。《庶民研究》专辑到2005年已经出版了12卷，而其选读本也有了英、法、德、日等不同版本。

1988年，古哈和斯皮瓦克编辑的《庶民研究选读》（*Selected Subaltern*

① 参见大卫·路登（David Ludden）：《解读庶民研究》（*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 Critical History, Contested Mean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伦敦永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纳古哈（R. Guha）：《庶民研究》第3卷（*Subaltern Studies II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分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同上，第9页。

Studies), 由赛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作序并在美国出版, 赛义德称之为“知识界的起义”。1992年, 作为对庶民学派成立十周年的积极回应, 拉丁美洲庶民学派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School) 在美国成立。1994年, 《美国历史评论》专版刊登了庶民学派的文章。这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第一次实现了与第一世界学术界的平等对话, 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①。

“庶民”研究的影响力不仅仅跨越了国家疆界, 而且也影响了其他人文科学研究领域, 如人类学、政治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早期庶民学派的成员以历史学家为主, 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参与讨论。庶民学派与文学、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双向的。斯皮瓦克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带入到庶民学派, 对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而庶民学派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也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拉丁美洲庶民学派的组成成员, 全部都来自文学研究领域。

庶民研究是在反抗两种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中出现的。这两种精英主义之一是殖民主义的精英主义, 另外一种本土的民族主义的精英主义。在殖民时期, 庶民的历史是由英国殖民统治阶级的档案来记载的, 而在后殖民时期, 庶民参与反抗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通过民族精英书写的历史来再现的。因此, 对于庶民阶层的历史再现是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来架构的: 在大英帝国的历史档案中, 对于庶民历史的再现必须服从于巩固帝国统治的目标。在资产阶级民族独立斗争的精英叙事当中, 对于庶民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再现, 必须为资产阶级独立之后接管殖民统治者的权力, 维护民族精英政权的合法性服务。在这样两种情况之下, 庶民在历史当中的主体性, 都没有被认可和得到再现。庶民的自主性和反抗压迫的斗争不是被遮蔽, 就是被扭曲, 没有自己的声音。^② 庶民学派的历史学家反感殖民精英与本土民族精英的历史书写对庶民历史的遮蔽和污名化。他们的学术目标就是要重构庶民意识, 重新书写庶民反抗的历史, 寻找庶民的主体性。早期庶民学派认为, 在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刻, 是庶民意识体现最充分的时刻, 因此早期庶民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殖民时期

① 参见大卫·路登:《解读庶民研究》, 伦敦永黑出版社2002年版, 第27页。

② 参见古哈:《关于殖民时期印度历史学的若干问题》, 载《庶民研究》第1卷, 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分社1982年版, 第3页。

的农民起义的研究上。而且受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庶民学派认为在受压迫的庶民群体当中存在着本质的“庶民意识”^①，而且这种庶民意识是可以通过对庶民的群体活动以及庶民文化的考察而最终找到的。

在方法论上，庶民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容纳和描述印度复杂的社会历史。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政治斗争是政治变迁与社会生产模式变化的基础。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书写的历史只是描述了印度精英阶层从被殖民主体变成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主体的过程，却没有能够阐释其他庶民的生存与斗争的历史。同时，它也以阶级关系掩盖了性别的不平等和宗教压迫。^②

庶民学派的历史学家在试图重写庶民历史，恢复庶民意识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他们缺乏可靠的历史档案来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庶民斗争实践。而从殖民统治者和民族精英所书写的史料中是无法了解庶民斗争历史的，因为这些材料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即便是提到庶民，也只是用来表明庶民的从属性。研究庶民的历史学家们跨越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学科界限，创立许多新的解读和书写历史的方法。他们相信，采用这些方法，可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阅读那些官方关于农民起义的史料和报告，从中寻找庶民的自主意识。

但有趣的是，在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印度现实语境下，主张研究底层的庶民学派长时间忽略妇女和性别问题。^③直到《庶民研究》第5卷（1987），斯皮瓦克和古哈才撰文第一次讨论了妇女与性别。斯皮瓦克研究了马哈思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小说中庶民妇女的再现问题，在更大的历史叙事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架构中讨论了德维的作品的多种解读，并引入了她的两篇短篇小说的译本。而古哈在《昌德拉之死》这篇论文中，通过对历史碎片的解读来挑战传统的历史研究，同时探讨了昌德拉怀孕、堕胎以及死亡的方式如何挑战了父权制的禁忌，以及现实社会中避孕药品的广泛使用，如何使

① 参见古哈：《关于殖民时期印度历史学的若干问题》，载《庶民研究》第1卷，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分社1982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西玛尼·班内吉（Himani Banerji）：《霸权计划：庶民研究关于妇女问题的解决方案》（Projects of Hegemony: Subaltern Studies'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载《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0年第11期。

③ 同上。

妇女获得能动性。^①

到第九卷(1996)出版的时候,庶民学派的学者开始大量把妇女与性别视角纳入到自己的研究和分析中。这一期,卡玛拉·维斯韦沃兰(Kamala Visweswaran)在文章《微小话语与庶民性别》中深入研究了“建构庶民的性别化主体”(Gendered Subject)^②的问题,在庶民性、妇女问题、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交织的语境中思考妇女的主体性,反思在父权制压迫的语境下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可能性。第11期《庶民研究》刊载的所有文章从民族解放、殖民历史等角度来考察女性的历史及女性历史书写中的遮蔽。庶民学派女性主义视角的切入,直接推动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而庶民学派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高能见度,使得第三世界的妇女研究进入到了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

庶民学派与英国新左派历史学以及文化研究、法国后结构主义对后启蒙理性的批判、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学者认为庶民学派是西方学术话语的衍生物,并不具有原创性。我认为,庶民学派虽然借鉴了西方学术话语中的一些先锋理论,但是它对于西方的先锋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拼贴,也就是富于创意的本土化后殖民改造,使得它呈现出新的风貌,能够被用来分析本土的文化经验。

庶民学派内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的。庶民学派的结构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质疑,包括来自庶民学派内部的反对声浪。很多批评家认为,早期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实际上成了对庶民意识特有结构的探索。对于庶民学派的质疑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这种结构是确实存在还是被建构出来的?庶民意识会发生变化吗?或者是否另有一种不断变化的庶民意识的叙事?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僵局。庶民学派对庶民历史的深入研究表明,庶民既在殖民统治和民族主义政治的领域之外,又在它们之内;它保有自主,但同时它也

① 参见古哈:《昌德拉之死》(The Death of Chandra),载《庶民研究》第5卷,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分社1987年版,第165页。

② 参见卡玛拉·维斯韦沃兰(Kamala Visweswaran):《微小话语与庶民性别》(Small Speeches, Subaltern Gender: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载《庶民研究》第9卷,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分社1996年版,第84页。

进入了那些领域，参与到它们的进程和制度之中，并因此改变了自身。^① 庶民史观事实上对贯穿历史书写中的宏大意识的统治角色提出了挑战，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所反对的观念带进庶民历史的书写之中呢？

在1987年到1989年间《庶民研究》出版第五卷和第六卷的时候，庶民学派的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结构主义的困境并试图改变它。同时也由于文学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该学派开始讨论庶民的再现与主体性问题。庶民学派内部的核心人物之一斯皮瓦克也对早期的学术活动做了反省，她对农民起义研究试图恢复纯粹的庶民意识提出质疑，认为这等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是错误地将一种虚假的连贯性强加到复杂的、千差万别的庶民斗争历史的书写当中。^② 同时斯皮瓦克还强调以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历史的书写和研究中，探索历史档案的语言与文本性，关注庶民群体的内部差异。

现在庶民学派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真正的庶民意识，而是转向了庶民是如何被表述的。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的方向之一是对文本作批判性话语分析。很多庶民学派已经研究过的主题，如殖民统治扩张的历史，印度的英语教育，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都可以在庶民学派学者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下，得到重新解读。而学院和大学、报纸和出版社、医疗体系、人口普查、登记注册机构、科学制度都可以成为该学派历史写作和研究的主题。一旦这些问题进入研究的议程，庶民历史就不再限于农民起义研究。

现在庶民学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庶民历史是碎片化的、断裂的、缺失的；庶民意识的内部是存在着差异的、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群体双方经验的元素共同建构起来的。现在庶民学派的学者除了研究在庶民起义时显示出来的庶民自主性之外，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庶民的日常经验，研究其中的庶民意识的形式。

后期庶民学派对于碎片的崇拜直接导致了该学派学者对于民族概念的再思

① 更多关于该学派的内外部的争论参见查克拉巴提 (Dipesh Chakrabarty):《关于庶民研究最近的一些批评》(Some Recent Critiques of Subaltern Studies), 载《经济与政治周刊》, 1993年第17期。

② 参见莫顿 (Morton Stephen):《斯皮瓦克传》(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伦敦路特利支出版社2003年版, 第51页。

考和对于民族神话的解构，推动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后民族转向。而对于底层的关注更使得“殖民”这个术语本身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传统“殖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内部殖民”的概念。这就使得关注对象由关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各自内部的殖民，也就是殖民的权力关系模式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内部的复制问题。这样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可以自觉地去审视国家疆界内部的主导群体对于从属群体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如性别、阶级、种族、教派以及种姓等形形色色的压迫形式。

影响庶民学派的西方理论很多，但是庶民学派对于西方理论的借用不是机械的，而是加以改造，使得这种西方语境下产生的理论，能够用来描述本土的经验与处境。有学者将庶民学派定位为后殖民批评，但是遭到了庶民学派的一些成员的反驳，该学派的核心成员斯皮瓦克甚至对“后殖民”这个术语提出了质疑。她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历史将第三世界丰富的历史划分为“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的简约论述是对于第三世界的压迫。而且庶民学派的核心术语“庶民”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术语。他们对于压迫机制的研究不限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种族压迫，也包括种姓、阶级、性别等其他的压迫机制的研究。发端于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其实在印度并不是一个新奇的学术话语。早在印度旧民族主义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如班金姆昌德拉就对西方的认识论与知识生产的方式提出过质疑，批评过西方的认知暴力。后殖民批评关注西方与东方权力等级结构，而庶民学派关注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等级结构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复制。

庶民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起源，都发轫于英国的新左派，而且都关注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但是庶民学派与文化研究还是有着诸多不同。首先，庶民学派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也是精英主义与都市主义的。^① 我们知道早期文化研究关注工人阶级亚文化、工人阶级的自主意识以及他们对于精英文化的反抗。但是对庶民学派来说，第三世界的社会构成是不一样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程度低，在人口统计

^① 参见古哈：《庶民研究》第1卷序言，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分社1982年版，第Ⅶ—Ⅷ页。古哈在这篇序言中对于庶民学派早期学术研究有基本定位。

学上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广大的农民。而且,绝大多数工厂的工人是移民工人(我们称之为农民工),他们本质上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别,因此城市平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属于特权阶层,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更是长期如此。因此庶民学派更多去关注农民(或农民工)的文化,他们的意识以及抵抗。与文化研究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不同,庶民学派既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也将目光投向历史,在历史当中寻找庶民反抗的踪迹。

庶民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国的新左派一样,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是庶民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区别是明显的,在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等人看来,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等特点,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压抑了人的创造性以及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削弱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批判精神。而庶民学派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们看来,庶民是具有自主意识与主体性的。该学派借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庶民”(Subaltern)与“霸权”(Hegemony)等批评术语与理论架构,但是他们结合印度复杂的社会语境加于创造性地发展,并和其他西方与本土的理论进行拼贴,这种拼贴的方式本身就是对于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抵抗。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为编纂庶民的历史勾勒了方法论的轮廓。不过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强调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主导。葛兰西是在意大利南部这一背景下,谈论作为从属阶级的农民的自主性问题。葛兰西严厉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轻视。在札记中,葛兰西论述了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以及认识他们的语言、文化产品、日常生活和斗争等问题,并谈到革命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也着重指出了庶民的被动性和依赖性局限,甚至在抵抗运动中,庶民意识依然被统治阶级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拘。^①庶民学派富有成效地应用了葛兰西的这些讨论。庶民学派批评葛兰西在对于“庶民”的讨论中忽略了他们独立于精英的

^① 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132页。

自主的政治领域与自为的庶民意识。

庶民学派也从英国文化批评家汤姆逊（E. P. Thompson, 1924—1993）和艾里克·霍姆斯伯文（Eric Hobsbawm, 1917—）“从底层书写历史”（Write History from Below）那里获得灵感，可是他们在借用的过程中也创造性地进行了发展。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西方的学术界。在面对新的社会情势的时候，学术界感到原有的分析范式的不足。70年代初，汤姆逊和霍姆斯伯文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书写中，就已经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无产阶级的历史研究中，进行话语分析，开始改变旧的分析范畴。所以有学者认为，语言学转向不是始于后结构主义，而是始于汤姆逊和霍姆斯伯文的无产阶级文化研究。这个争论牵涉面比较复杂，我暂且不谈论。但是我们都知，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从底层书写历史”开始流行并被广泛接受。汤姆逊批驳了经济简化主义，聚焦于无产阶级的文化表达，并运用诗歌、告示等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源，同时也把无产阶级的暴动作为文本来阅读。但是庶民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区别。庶民学派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完全打通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在后期对西方后启蒙理性主导下建立的学科体系及其认识论产生了怀疑；庶民学派强调权力与资本历史相分离；主张审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历史作为一种知识的审视）以及对民族叙事与国家话语的解构；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当中，庶民学派也和雅各布森与巴特的符号学分析、福柯的后结构主义，以及德里达、利奥塔一样对于后启蒙理性进行批判。

庶民学派的活动受到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家推崇的同时也受到了抨击，不少批评家认为该学派曾经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与英国的“从底层书写历史一样”，但是在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斯皮瓦克的解构主义，以及霍米巴巴的殖民话语分析的接触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后殖民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庶民学派的历史书写的革新，虽然已经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注目，只不过是英国马克思历史批评方法的运用。他说：

印度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话语的多数结论也许对于印度的历史学研究来说比较新奇，可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发现……庶民学派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代表的只不过是1970年以来，在汤姆逊和霍布斯伯

文等人影响下的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已。^①

这种对庶民学派的学术研究批评是不公正的。首先庶民学派采用了一种拼贴的方式来面对西方强势学术话语，抵抗西方学术的强烈影响，独立之后的印度知识界发现自己依然笼罩在殖民的“知识暴力”之下，它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交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使印度的知识分子，按照“主人”提供的范式去思考印度、印度文学与历史，以及东西方的关系。而印度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殖民权力的复制的根源，也在于印度人将西方殖民的知识内化。因此可以这样说，庶民学派的学术活动是二次革命，将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从印度的学术界清除出去。

第二节 庶民学派的研究现状

庶民学派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1987年之后逐步与后殖民批评合流，成为后殖民批评的一支。其中斯皮瓦克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查克拉巴提教授、古哈教授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都成为西方学术界瞩目的学术明星。但是奇怪的是，中国几乎有西方大大小小所有的思想潮流的介绍与研究，可是对于庶民学派却比较陌生。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本文在结语部分将试图与读者共同讨论。这里我有必要对于该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斯皮瓦克在中国的研究作一个简单介绍。

自从庶民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斯皮瓦克的一篇论文《庶民可以说话吗?》被译成中文以后，庶民（Subaltern，有时候被译作臣属者、非主流阶层、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这个词开始在国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界频繁出现。最早撰文对斯皮瓦克的学术活动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题

^① 参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后殖民批评的先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第三世界批评》（*The Aura of Postcolonialism: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载帕德穆尼·蒙吉亚（Padmuni Mongia）主编的《当代后殖民批评理论读本》（*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伦敦阿诺德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

为《解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学术思想探幽》的文章，论文系统地介绍了斯皮瓦克的生平和学术活动的轨迹，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平台。但是，他没有留意到斯皮瓦克从事庶民研究的学术活动对她整个研究的影响，甚至没有意识到庶民学派的存在，因此对斯皮瓦克的评价无疑是武断和偏颇的。王宁教授评价说，“在诸家后殖民理论中，斯皮瓦克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己的特色，也即解构、女权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批评，但是较之赛义德的批评理论，她的理论虽具有强烈的挑战性，但缺乏系统性和一贯性”。^① 其实，斯皮瓦克的学术活动并不是缺乏系统性和创造性，而是和庶民学派的研究活动本身的发展逻辑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并和该学派关注点的变化息息相关。另外作者对于“庶民”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不甚了了。作者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她的积极参与‘非主流（文化）研究’（subaltern studies）……就殖民地民族而言，它无疑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群体。斯皮瓦克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就是诸如女权主义、解构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化等‘非主流’话语研究，因此用这个术语来概括她的学术研究特征倒是十分恰当的”。^② 作者认为 subaltern studies 就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群体的研究”以及女权主义、解构理论和后殖民地批评，而且认为这个词是概括斯皮瓦克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通的词汇，而丝毫不去考查这个词产生的印度的特殊语境，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2001年6月王宁教授再次在《南方文坛》的《文论大家》专栏写了一篇题为《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理论》的长文，再次简要介绍了斯皮瓦克的生平和学术观点，并着重对她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作了论述。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批评斯皮瓦克追赶学术潮流，并对她的女性主义批评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斯皮瓦克也不同于那些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女权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她之所以对女权主义感兴趣，不过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已”^③。斯皮瓦克最初参与到女性主义的批评，是有感于庶民学派中女性视角的缺席。作者的误

① 参见王宁：《解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学术思想探幽》，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10页。

② 同上，第117页。

③ 王宁：《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理论》，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